



# 文天祥走过小纪稽家庄

徐杰东

南宋咸淳十年（1274年）九月，二十万元军由丞相伯颜统领，分两路进攻南宋，南宋兵败如山倒。京师震动之际，理宗之妻谢道清下《哀痛诏》求救，各地将官大多观望不前，唯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召集兵马，起兵勤王。德祐二年（1276年），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，收拾残局。在出使元军时，文天祥正气凛然，不屈不挠，遭到伯颜扣押，准备将文天祥押送到北方去。

## 元营逃生辗转高邮

农历二月二十九，文天祥在京口（今镇江）带领随从杜浒等十一人脱逃。三月初一渡江来到真州（今仪征），当时扬州守将是南宋淮东制置使兼扬州知府李庭芝，听信谣言，认为文天祥是到真州说降的，命令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死文天祥，苗再成“知公忠义不忍杀”，把文天祥遣送出境。

三月初三晚上，文天祥一行来到扬州城下，听到守城士兵纷纷议论：“制置使下令搜捕文天祥甚急”，他进退两难，无可奈何。初四日，文天祥一行途中又遇络绎不绝开拔的元兵，“伏城西荒山破屋中”，于是化名刘洙，向高邮方向逃去。

初五晚，夜色茫茫，迷失了道路，半道上元军忽至，一行人又躲入灌木丛中，就这样疲惫不堪的文天祥跌倒了又爬起来，咬着牙艰难前行。初六晚，遇上一群樵夫，得到他们的热情相助，樵夫们用一个箩筐，让文天祥坐在里面，由六个人轮流抬着走，至三月初七日天明，文天祥一行历尽艰险到达高邮城外，但高邮守军也收到李庭芝文书，严防文天祥进城。文天祥只好放弃进城的念头，急忙买了一条小船向泰州方向逃去。

## 稽耸款待护送至泰

文天祥的小船沿“城子河”驶向东南，沿途“积尸盈野，水中流尸无数，臭秽不可当，上下几十里无间断”。船儿行了一天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前方到了一座水寨，“隔湖三四里，宛在水中央，有生聚百家，即稽家庄”。在寨外巡逻的哨兵仔细盘问，回报至庄主，庄主就把文天祥一行请到水寨。

庄主唤作稽耸，其子叫做稽德润，还有个侄子名叫稽昌。稽耸是淮东著名义士，家中良田千亩，平时仗义疏财，门客有百人之多，其中两个馆客是福建莆田人，一个叫林希驥（字千里），一个叫林孔时（字愿学），都是锐意进取、想干大事的志士。元军南下之时，稽耸号令百姓团结一致，组织了一支义军，利用里下河湖泊众多的特点，以水寨为据点阻击元军，上月刚刚在城子河一带打了一个大胜仗。文天祥在《文山全集》中记述说：“乃敌以二月六日，载奉使柳岳、洪雷震并輜重俱北，稽家庄击其前，高邮击其腰，北大丧败，柳岳死焉，洪雷震今在高邮。见说敌人江淮，惟此战我师大胜。”同时有《发高沙》诗为证：“城子河边委乱尸，河阴血肉更稀微。大行南北燕山外，多少游魂逐马蹄。”

稽耸听闻文丞相到来，对他的抗元精神十分佩服，吩咐杀鸡宰鱼，摆上丰盛的酒宴，酒过三巡，有探马来报，元军正在扬州以东的湾头一带搜捕文天祥，这里已经远离凶悍的元军，一行人心情终于放松下来。

稽耸挽留文天祥住了三天，好酒好菜招待，文天祥一行得到了休整。但是文天祥胸怀一腔救国的热情，不想在稽家庄长期停留，于是稽耸派儿

子稽德润、馆客林愿学两人带着随从一路护送文天祥，继续向东南方向前往泰州城下，后来文天祥经过泰州（当时包括海安、如皋），到达南通，出海到南方坚持抗元斗争。

## 稽家庄隶属小纪镇

文天祥经过稽家庄，留下了两首《稽庄即事》，稽家庄因此而出名了。据雍正《高邮州志》记载：“稽家庄，在州东南十五里，城子河边，周邱敦南。”另据百度百科记载：“稽耸，嵇氏宋遗堂一世祖，生卒年不详，约生活在南宋末至元初。世居高邮稽家庄，其地今已不可详考。”之所以“不可详考”，是因为稽家庄根本不在高邮境内，而在今天的江都小纪镇，当时隶属古代泰州（海陵）。

我认为稽家庄在江都小纪镇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从文天祥行船路程和方向看，稽家庄当在今江都小纪。《高邮州志》记载“稽家庄，在州东南十五里”，显然有误，文天祥在高邮不敢进城，“急买舟下”，从“晓发高沙”到“夜泊稽庄”，划船逃生，行走整整一个白天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这一天下来，能够走一百里路，因为途中躲避元军哨兵，但至少走五六十里，如果是十五里路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到了。文天祥自己也说途中看见“积尸盈野”“上下几十里无间断。”这二十里显然是五六十里行程中一段，也就是稽耸抗击元军的战场之所在，所以稽家庄不可能“在（高邮）州东南十五里”。

文天祥的船儿是沿着“城子河”向东南行走到达稽家庄。“城子河”在高邮“州东南”，即今天的南澄子河。南澄子河从高邮城向东南一直到汤庄镇流出高邮地界，从高邮到今汤庄镇约50里路，正是

文天祥船行一天的路程，也是往泰州的方向。文天祥经过的稽家庄，就是今天的小纪镇稽庄村，紧邻高邮市汤庄镇，离南城子河也不远。而樊川、小纪一带在古代隶属泰州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隶属江都。

二、历代泰州志“乡都”都有对樊川、小纪、武坚（张五尖乡）的记载，特别是《道光泰州志》“疆域”对稽家庄作了具体的记载。

今天的稽庄村，紧靠高邮市汤庄镇，与汤庄镇张郑庄隔河相望。根据《万历泰州志》以及其后历代泰州志记载，今天江都东北角的樊川、小纪等乡镇，一直隶属泰州，直到解放后才划归江都管辖。

明朝以前，无论是高邮州志还是泰州志，对较小的村庄一般没有详细确切的记载。明朝以后“高邮稽家庄，其地今已不可详考”，但是历代泰州志都可以“详考”樊川、小纪、武坚等隶属泰州，《道光泰州志》卷二“疆域”更是准确记载了州城西北隅“稽家庄”，可以看到，包括今汤庄镇东南边的部分村庄，当时也隶属泰州。

三、历代泰州志“艺文”对文天祥在泰州的诗歌都有记载。《崇祯泰州志》和《雍正泰州志》都记载了文天祥的17首诗歌，都包括《稽庄即事》两首：“乃心王室故，日夜奔南征。蹈险宁追悔，怀忠莫见明。雁声连水远，山色与天平。枉作穷途哭，男儿付死生。”“小泊嵇庄月正弦，庄官惊问是何船。今朝哨马湾头出，正在青山大路边。”

文天祥在稽家庄即景吟诵的这两首诗，忧国思乡的炽热情感，九折不回的斗争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必胜信念力透纸背。斯人虽逝，忠魂犹存。文公在稽家庄虽然是匆匆而过，却留给后人永远的怀念。

# 又是一年咸货飘香

李志杰



前几天家里屋面做防水，中午留两位师傅吃饭，烧了个杂烩和青菜豆腐，煮了一条鲢鱼，炒了一盘水芹百页，又到缸里捞了几根咸菜与肉红烧。

两位师傅对咸菜烧肉赞不绝口，连说新咸菜烧肉好，是今几个桌上最好吃的菜。其实青菜烧豆腐也不错，青菜是家里长的矮脚青菜，豆腐是舅舅到鸭蛋家（周家楼老字号豆腐坊）磨的，从早排队到晚才磨好，送了一些过来尝尝鲜，豆腐紧实，绿豆磨的，白中泛着淡淡的绿，烧着起孔入味。

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，是家乡人的习俗。这新咸菜是前向时腌制的，家里的干咸菜还剩一些，新咸菜就纷至沓来。雪里蕻是从菜场买的，草绳捆扎着，茎细长嫩白，叶淡绿清新。讲究的人家会用水洗净，挂在绳子上晒去水分再腌制。家里还有一口腌菜的大缸，腌菜前洗净晾干，将雪里蕻一层层码在缸里，每层都撒上盐，大概十斤菜用一斤盐不到，临了压上石头或砖块。隔天需翻缸，就是将缸底咸菜翻上来，不断揉搓，大概一两天就有卤水渗出，二十来天，新咸菜就可以吃了。

这新咸菜便是今冬最新吃到的咸货，从前的人家除了腌制雪里蕻咸菜，多半还会腌制萝卜干。萝卜干搭稀饭是清贫岁月的标配，从前出门学手艺，叫做“吃三年萝卜干儿饭”。现在腌制萝卜干的人家并不多见，可见日子越过越好了。从缸里捞出腌制的雪里蕻，青青翠翠，洗净切碎，与肉红烧，清香混合咸香肉香，绵远醇厚，是一道极好的家乡菜。可以将部分腌菜捞起来放进大锅烧煮，洗净稍晾晒，细细切碎，铺展到竹匾里，完全晒干后放进塑料袋中保存，放一年都不坏。干咸菜烧肉，别有风味。

腌完咸菜腌咸肉，乡村大戏继续上演。腌制的肉类品种较多，猪肉、鸡鸭鹅、鱼等家禽畜类产品皆可腌制。前几年住在丁沟，发现那里的人极爱腌咸货，冬天里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挂着的咸猪头、咸猪排、咸猪肝、咸猪尾。腌肉同样需要缸，新鲜的肉类直接擦上盐码进缸中，讲究的人家会将盐与花椒八角等调料一起炒热起香再用。大概一个礼拜，将腌肉一块块挂起来晒，接受暖阳的爱抚，吸收阳光的精华。那些腌制的咸肉，太阳一晒，油亮亮，咸香阵阵，是冬日乡村顶诱人的场景。晒上几天，就将咸肉挂在屋内的通风处阴吹，风干的岁月，滋味悠长，让人怀想。

我家腌制咸肉较迟，估计不几天也可以吃了。红烧咸肉，味道特别。咸鸡、咸鸭、咸鹅等煨熟做凉菜最好，腊香满满。咸肉可与大蒜、蒜苔炒，可与青菜烧，咸肉河蚌烧汤味道极妙。最爱蒸咸肉，薄薄的肉片，瘦的暗红，肥的晶莹剔透，咬一口颊齿留香，说不出的好。从前舅舅家每年都腌制狗肉，过年去拜年总能吃到，那可不是一般的香。

咸货虽香，不宜多吃。现在人讲究健康饮食，腌制咸货的品种和数量确实没有从前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咸货飘香的乡村依然是温暖的乡村，没有咸货的冬天还叫冬天吗？

## 诗咏江都

## 行走开元寺

（一组）

夏志根

### 踏雪开元寺

岁晚临高塔，双湖动逸思。  
雪深迷竹叶，风急定松枝。

### 月圆开元寺

明月悬高塔，平湖落影摇。  
清风吹满袖，桂子冷香飘。

### 雪落星北湖

一片双湖雪，三江万顷银。  
梅梢千蓓蕾，酿作十分春。



## 杜阿庄印象

李旭

大年初二，去杜阿庄的舅舅家拜年。村中杜姓居多，且为同一宗族，是以得名。午饭之际，得空绕村庄一周。看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，小桥犹在，桥头的歪脖子树亦在，村庄的诸多角落与记忆中的画面重叠，点点回忆拼凑出儿时的那人那事。

小时候，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杜俊旭家里。那时候，俊旭的父母以柳条编织箩筐糊口。柳条指头粗细，手抓一根，用力挥舞，呼呼作响。那时候深受武侠片的影响，小伙伴们都想成为武林高手，于是乎，冲着柳条而去，我们便成了俊旭家的常客。从放学开始，我们会一直玩到天黑，直到外公站在后庄的巷口高喊“小旭子，小敏子，家来吃晚饭喔——”我和大表哥杜敏便会连声答应，然而谁都知道，我们玩得意犹未尽，于是第二天，第二天的第二天……

某一日，我与俊旭去河东小桃家的后院偷桃子。刚刚从院墙翻入院内，就听到吱呀一声，小桃打开了后门。十来个平方的小院，我俩根本无法躲藏，于是便被小桃扣下了鞋子，并且出卖劳动力——帮小桃搓草绳。提到搓草绳，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人人都会，这是一项

家庭必备技能，偶尔还能挣得酬劳，我便因为帮着杜华飞的母亲搓草绳，而获得过几片棒糕馒头片。这一次，又因着帮小桃搓草绳而赎了罪。小桃最终将我和俊旭毫发无损地放走了，当然鞋子也已归还。

夏日炎炎，几个小伙伴去学校后面老狗家偷木梨。我身先士卒，孤身往树上爬。虽然我是爬树的好手，但是老狗家的梨树不比其它的树，树干太粗糙，我又是穿的裤头，双腿硌人，无法夹紧用力。于是，爬了两三米左右便从树上滑了下来，这一滑，身上滑出一条线的伤痕。在树下我便哭了起来，众人纷纷劝慰，都以为我是因为疼痛而哭，我哭着说了一句：裤头子糗撕掉了，回去我婆婆要骂我了！……

回望来路，阵阵欢声笑语洒满地，一群伙伴亲密无间。虽然校园不复存在，小桥已然坍塌，长者逝去诸多，但是西汪的碧水依然，村庄的古朴依然，同伴的情谊依然。我们在这方水土留下了诸多的印记，这一方水土也给了我们无尽的回忆，这些回忆，已然融进我们的血液，我们的灵魂，将伴随着我们的余生，直到永远……